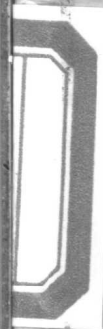


曲曲四爺

QUQUSIYIE

林 希 著



曲曲四翁

林希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蝻蝻四爷/林希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8

ISBN 7-80504-816-9

I. 蝻…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025 号

蝻 蝻 四 爷

林 希/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80504-816-9

I·174 定价:12.00 元

虫性即人性

——长篇小说《蛐蛐四爷》改写前言

1991年，中篇小说《蛐蛐四爷》在天津一家小说杂志上刚刚发表，很快就被几家选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说老实话，在我最初构思《蛐蛐四爷》故事的时候，想也没有想过这个故事会不会得到读者和专家在艺术上的认同，于我来说，就是不能不写这个故事，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创作冲动的話，那就是这个故事在我心中孕育的时间太久太久了。

那么，《蛐蛐四爷》的故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呢？说句最最老实话，《蛐蛐四爷》的故事是在我小时候养蛐蛐和小朋友们斗蛐蛐的时候萌生于我心间的。那时候虽然我不可能想到将来有一天会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但至少那一切给我的

印象真是太深太深了。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电子游戏，只要一开学，连看电影也要瞒着家长，三天两头的去看电影，还读书不了？再至于去听书呀什么的，那简直就是造反了。小时候一次和小弟兄们约好上街，几个孩子就像搞地下活动赛似的，声儿也不敢出，一个个溜出家门，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再一起往热闹地方走，走到热闹地方，看着车水马龙的大街，我们几个就像后来的出国访问一样，一个个光半张着嘴巴，连气儿都不敢喘了，还没敢走多远，就匆匆地赶回家了。就这样，还像在外面做下什么事情赛的，好几天一看见母亲心就怦怦地跳，总以为母亲已经知道了我们几个做下的

坏事。

说来也怪，家里的规矩再大，每到秋天捉蚰蚰、养蚰蚰的时候，不仅不干涉，有时候还会给以鼓励。买蚰蚰向母亲要钱，一般情况是要多少给多少，从来不打折扣。买的蚰蚰不好，小弟兄们约好去什么地方捉，只要说出想去的地点，母亲听着也不算太远，一般情况也不会拒绝。这一下好了，只要母亲放我们出来，至于去什么地方，那就随我们的便了。最远的一次，我们渡过了北运河，还过了一个村子，如今都不知道是去了什么地方，反正是直到下午才回家来，母亲也没问去了什么地方，还看我们太累，特意做了可口的晚饭，那一餐晚饭，到今我记忆犹新。

再到了斗蚰蚰的时候，那就更是其乐无穷了。说是玩蚰蚰不误读书，那才是鬼话，蚰蚰调养到可以上阵的时候，虽然每天还是去学校，人坐在教室里，至于老师讲的什么话，那是连一句也听不进去了。坐在教室里，光看见老师嘴巴一动一动的，似是老师也在说斗蚰蚰的事，嘱咐我们上了阵不可惊慌，只要沉住气，再凶的虫王也不可怕。突然间铃声一响，放学了，真是上学如拉纤，放学如射箭，一口气，就跑回家来了。

养蚰蚰、斗蚰蚰，带给孩子们的乐趣是无限的，窗沿外放着几个蚰蚰罐，就和有几个好朋友待在窗外赛的，你心里就充实，更充满着希望。什么希望呢？拼搏的希望，胜利的希望。一个在家长苛刻教育下的孩子，一个置于成人呵护下的孩子，竟然有了参与搏斗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获得胜利，在小伙伴之间独享殊荣，这该是何等诱人的乐趣呀！最最重要，在养蚰蚰和斗蚰蚰的时候，一个人忘掉一切，那时候你真像就是一个出征的勇士，在你的面前展开着无限的辉煌。

而且，就是在孩子们玩蚰蚰、斗蚰蚰的同时，前院、后院时时

地传来长辈人在蚰蚰会上搏击的胜负消息。不光是消息，还真地看着一个叔叔就暴富起来，又一个什么叔叔多少日子不见面，说是蚰蚰会上一败涂地，再也没有颜面回家见一家老小了。

就是在孩子们玩蚰蚰的时候，长辈人也没有忘记对孩子们进行说教，祖辈上先人因玩蚰蚰丧志、败家的故事，更是教育后辈要立志上进的活教材。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祖辈上出过一个孽障，因玩蚰蚰触犯族规，开祖宗祠堂，被活活打死了。玩蚰蚰何以会触犯族规呢？后辈人不得而知，如是，就给我留下了想像的空间，自幼我想着来日一定把这个长辈人没有说清楚的故事，说出个来龙去脉来。

蚰蚰，不过就是一只昆虫罢了，因为它一生只有一百天的时间，人们又称它是百日虫，一条生命如此短促的昆虫，何以就给人们带来如此巨大的欢乐，又同时也带来如此巨大的灾祸呢？养蚰蚰、喜爱蚰蚰的人们所说的调理蚰蚰，其实就是培育虫性，使生性好斗的蚰蚰于它发育到成熟的时候，为它制造一个特定的搏杀气氛，一旦将它置于这个气氛中，它就释放出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搏击、去厮杀，或者胜利，或者成仁。

如此，蚰蚰的虫性就折射出人性或善、或恶。一对搏杀的蚰蚰，正好是人间的角斗场，虫胜人胜，虫败人败，人们于精神上获得至高的享受，虫性、人性就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了一起。

在中国人的感觉世界里，天上的白云，地上的花草，水中的游鱼和空中的飞虫，一切一切的生命都赋有和人沟通、交流的本能，中国人能够认知到松的刚毅，领会到梅的清丽，更感悟到竹的高节，由此才体现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如是，一只蚰蚰，一种小小昆虫短短的生命，才会给中国人许许多多深刻的启示。再对于千千万万芸芸众生说来，他们并不想解读生命的

含蕴,更不具有感悟世间万物的情致,他们只是于生活中寻找一点点精神补偿,享受一点点富有刺激的欢悦,如此,蝓蝓自然就成了中国人最富诱惑的生命。

虫性即人性,也是造物对人类的恩赋,偏偏就在一种昆虫的生命中,赋有了人类最最隐秘的欲望,这种欲望因为人类的生存规范而受到压抑,于是人们才想于另一种生命过程中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欲望,蝓蝓可爱,它将人类不得施展的生命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一个由蝓蝓而纠葛的人间故事渐渐地在我心间成熟了,我等待一个机遇,一个可以认同作家艺术个性的创作机遇,新时期文学的成熟,给了我创作的冲动,就是在古老中国步入历史春天的时刻,我写出了这个老掉了牙的故事。

感谢我的读者,从小说《蝓蝓四爷》才发表,他们就首肯了这篇作品,一改多年来于他们心灵间已经根深蒂固了的审美惯性,再不去寻求小说作品的主题意义,更抛开了什么第一标准和第二标准,他们只想于这篇小说中得到阅读的愉悦,《蝓蝓四爷》好看,这就是读者回馈给作家最宝贵的鼓励。

可喜的是,小说《蝓蝓四爷》启动了几位慧眼独具的艺术家的创作冲动,我的朋友,剧作家许瑞先生历时三年,终于将这个故事的搬上了话剧舞台,著名导演方沉更是以他的艺术灵感,创造成功了一部感人的舞台戏剧,话剧《蝓蝓四爷》从天津演到北京,又从上海演到杭州,更因为演出的成功,引动得台湾的演艺界同行不惜重金邀请剧组赴台湾公演,并获得巨大成功。如此《蝓蝓四爷》再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读物,它立起了视觉艺术形象,在观众的精神世界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艺术空间。

进入2001年,已经是小说《蝓蝓四爷》发表的第十一个年头

了,突然一天著名电影艺术家李少红女士托朋友带来口信,要将《蚩蚩四爷》制作成电视连续剧,我自然欣然同意,并很快达成了协议,筹建起剧组,并开机摄制。经过几个月全剧组同仁的努力,一部情节曲折,感人动人的电视连续剧已经摄制完成,不久就要和观众见面。这时出版界的朋友又找到我,建议我将小说《蚩蚩四爷》重新改写,丰富进话剧和电视剧改动的内容,使它可以在读者赏析电视剧的时候得到一点点参照。如此,我便开始动手重新改写小说《蚩蚩四爷》,在原故事的基础上使小说更加好看。

文学作品毕竟和影视作品不同,观众于欣赏影视作品的时候,更多地是看情节,看人物的情感和命运;而文学作品首先是语言,是叙事方式和文字功力,改写《蚩蚩四爷》,不能偏离原著的文学特点,更要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艺术个性,于此,读者于观赏影视作品时,也不会苛求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人物的每一句话,小说作品奉献给读者的,首先还是它的文学含量。

当这部改写过的长篇小说《蚩蚩四爷》面世的时候,读者应该已经看到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了,我希望读者不要在二者之间做任何比较,影视作品有影视作品的艺术使命,文学作品更有文学作品的艺术追求,全方位接纳不同艺术作品不同的表现手法,也是读者步入成熟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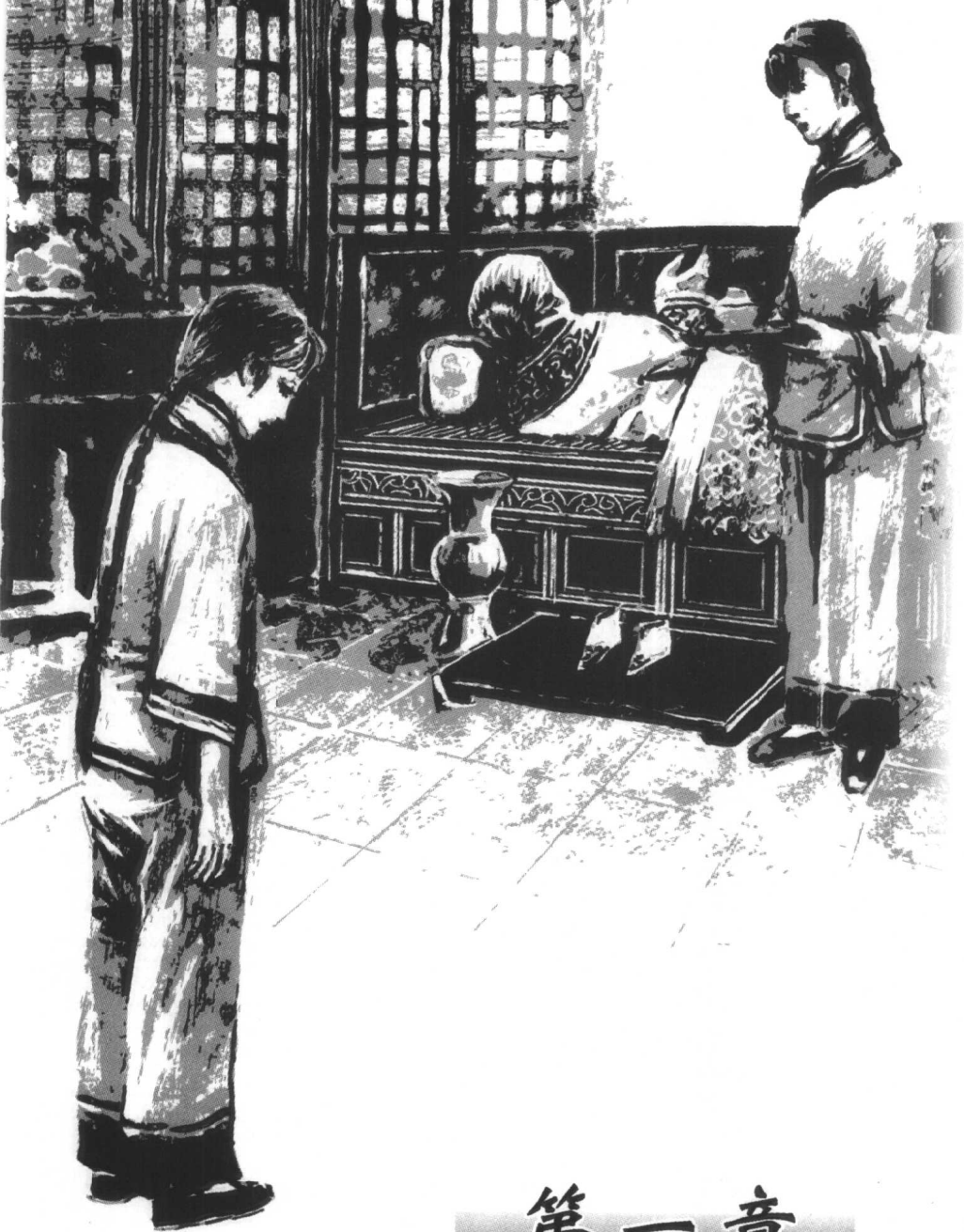
改写的长篇小说《蚩蚩四爷》奉献到读者的面前,谢谢读者对它的期待,愿这部小说带给读者新的愉悦,也愿那些已经做古的蚩蚩四爷们在世人的谅解中得以安息。

2001年9月22日 写于美国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21
第三章	61
第四章	89
第五章	109
第六章	135
第七章	163
第八章	179
尾 声	191



第一章

天津卫每年秋季玩蛐蛐的爷们儿有成千上万,但是其中玩出了名分的,只有两位爷:其一是家住河北小河沿的余四爷;另一位便是余四爷玩蛐蛐的搭档、蛐蛐把式常爷。常爷是仆,余四爷是主,天津卫大名鼎鼎的蛐蛐四爷,指的则是这位余四爷。

余四爷大号余之诚,父辈是行伍出身,威震一方的余大将军。这位余大将军于张勋复辟清室时,曾被封为一等护国公,常威大将军,原是打算着实地把破碎的江山护一家伙的,谁料天公不作美,还没容得余大将军施展武略,张勋便倒台逃之夭夭了;无奈,余大将军只得自立旗号,从此走南闯北打天下,总惦着有朝一日能面南登极。

按理说,身为余大将军第四员虎子的余之诚,应该住在余大将军的府邸里面,而被天津人称为余家花园的余将军公馆就在新开河畔占据着几十亩田地,只是余之诚的宅邸却在余家花园的地界之外。不过,这倒不妨碍他身上流着余氏宗族的血脉,因为历来是余大将军每于暗中有了一位什么宠爱,而又不能安置院中,便只能于近处另设一处宅门,天津人说是立外宅。

不过,论势派,余之诚的家不次于余将军的大花园和分别设于租界地的几处公馆,余之诚和他的母亲吴氏住着一套三进院

落的大青砖瓦房，院里回廊、花园、假山、小溪应有尽有，母子二人起居饮食处处要人侍候，前院后院男女佣人少说也有三四十名，其中光是侍候老太太晚上念经做佛事的丫环就有四个，你想想该是多大的气派。

说来也可怜，余之诚生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余之诚只知道父亲生前率兵打仗，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放过几把火，杀了不少人；所以余之诚的母亲从随了余姓人家之后便吃素念佛，每晚向着佛像磕一百个头，为战死沙场的老爷赎罪超生。有人说余之诚的父亲战火中丧生之后，连尸身都没有找回来，后来在余家坟茔里下葬的只是一套衣冠，后院佛堂旁边至今还有一间大房供奉着余之诚父亲的遗像，穿着长袍马褂，十足的儒子斯文，只有在跪拜父亲遗像时，母亲吴氏才指着父亲的大像片对儿子说：“看你先父眉宇间有一股杀气，一生的罪孽皆隐于其中。”说罢，老太太又看看儿子的双眉，因余之诚满面善相才终得释然，“阿弥陀佛，余姓人家从此永结善缘。”

余之诚在余氏弟兄中排行第四，按照家谱辈分，余姓人家的这一代，男子命名皆从于一个“之”字，老大余之忠，老二余之孝，老三余之仁，老四便是余之诚。但是，因为之诚自幼便和母亲单独住在一处宅院里，所以和上面的三个哥哥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余族家规，每年除夕祭祖，春节贺拜，清明上坟，四位男子汉共聚一堂，衣冠齐整，道貌岸然，强忍着性子演上一天正经戏，一场表演结束，四兄弟彼此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作鸟兽散，便各奔各的玩儿处去了。老大余之忠到底有什么喜好，一家老小谁也说不清，只是余氏人家的一大半财产已然断送在他手里了。老二余之孝别无所好，只知一个赌字，而且不押宝，不推牌九，不掷骰子，只打麻将牌，最光荣的记录是，他在牌桌上竟然连坐了七天

七夜，当然要有人捶背，有人捶腿，有人按摩，不停地侍候，最后若不是前方传来余老爷子阵亡的消息，他还能再坐七天七夜，就这样在赶到老龙头火车站跪迎老爹灵位的时候，他手里还捏着一张八条。老三余之仁跪迎老爹灵位的时候，紧挨在二哥余之孝的下位，见到老爹灵位，痛不欲生，当即“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父亲大人九泉瞑目，此仇不报，孩儿誓不为人！”哭着便去衣兜里掏手绢拭泪，呼啦啦一连串伸出来十几条花手绢，一条比一条艳，一条比一条香，当即便把手捧先父灵位的大哥余之忠逗得噗哧一下笑出了声。只有老四之诚，他不大哭不大闹，只一声声瓮里瓮气地抽泣，而且手里没捏麻将牌，兜里没揣花手帕，绝对的一本正经。但是，灵位从老龙头火车站迎到，当场孝子们要封鞋披麻戴孝，就在主办丧礼的执事给余之诚更衣的时候，只听见余之诚的衣襟里传出来了“嘟嘟”的叫声。最先众人以为是有人捣乱，故意在余氏人家举家痛哭的时候玩儿一点小小游戏，当即余大将军生前贴身得宠的马弁“刷”地一下便拔出了军刀，谁料这“嘟嘟”之声越听越真，越响越近，最后还是大哥余之忠见过世面，他低声向远处的四弟传话道：“山东母大虫，好货。”随之，余之诚也悄声地向大哥回答说：“若不怎么不放心托付给别人呢，老娘说不让我揣来的。”谁料余之诚的回答惹恼了大哥余之忠，立即他便沉下脸来，怒气冲冲地向老四余之诚斥责道：“什么老娘？吴氏，那是你娘，太夫人说了，迎灵位不许十二的来，她没过门！”

余之诚在弟兄们之间受气，就因为这个根儿不正，对自己被承认是余氏后辈，而且余之诚三个字被堂堂正正地写进神圣无比的家谱之中，他感到喜出望外。当年余之诚降世时太夫人曾经传过话：“是男是女的只管养着，吃余家的饭，不算余家的人。”

的的确确,若是把所有被余大元帅所染而生下来的男女童子都写进余氏家谱的话,那余氏宗族这一辈至少也能成立一个加强营,名不正言不顺的,给上几个钱打发走就完了,有的连姓余都不允许。前几年太夫人从浙江买来一个丫环,领进家来越端详越像余大元帅,方脸,塌鼻子,细眼睛,仔细盘问,这丫环说妈妈原是个乡下女子,一天夜里村里过兵……不容分说,太夫人好歹给这个丫环一点钱,派个人把她送回老家去了,太夫人倒不是怕这个丫环敲诈,她是害怕自己的几个孽障儿子万一哪个起了歹心做下什么缺德事,自己对不起祖宗。

凭余之诚一个偏室小子,何以能被太夫人收认为子,并入了大排行,姓了余,进了之字辈,还忠孝仁诚地得了名号?没有别的原因,他的八字好,甲寅、乙寅、丙寅、丁寅,年月日時居然全赶在了一个“寅”字上。而且甲乙丙丁排列有序,余大元帅帐下的八卦军师一算,此子大贵,来日必成大业。好不容易蒙上个有用项的宝贝,不能让外人捡了便宜,如此,这个余之诚才敢大摇大摆地出入余家花园。

既然余之诚的命相好,那为什么太夫人还不容他母子二人留在院内?原因非常简单,余之诚的母亲吴氏,出身太微贱。

余之诚的生父,余大将军在世时,共有十一房夫人,正房自然就是太夫人了,下面的从二房到十一房,一个比一个年纪小,一个比着一个的妖艳,而且大多是梨园女子,二房是唱京戏的青衣,三房是花旦,四房是反串的大花脸,而且正宗铜锤。且住,穿帮了,铜锤花脸,大老爷们儿的角儿,怎么出来女子了。不对,京剧讲的是反串值钱,男人可以唱青衣,自然也有女子唱黑头,来劲。“怀抱着幼主爷江山执掌。”《二进宫》,徐延昭,讲的是底气足,声音宏亮,余大将军迷上了,叫到家来,再也不放出去了,只

留在家里给余大将军一个人唱，带兵打仗时还跟在军中，军中不许有闲人，便封了个名分，随帐副官。后来余大将军又看上唱越剧的一个小生了，越剧么，清一色女戏子，这才免了那个黑头随帐副官的职，送回天津，由太夫人安排就任第三房偏室了。

吴氏，乳名春香。就凭这名字想来也一定是出身梨园世家了。那春香二字，不正是《春香闹学》里面淘气的小丫环吗？对了，一点不错，太夫人就是照着《春香闹学》里丫环的名字给那个快饿死的小丫头起的名字。那一天晚上，太夫人去春和戏院看戏，角儿听说太夫人来了，就分外地卖力气，该跑一遍圆场的，风儿一般地跑了两圈，连唱帽儿戏的小子都多翻了几十个跟斗。太夫人一高兴自然是赏，一个人赏了一颗手榴弹。唉哟，瞎编了，哪能赏手榴弹呀，太夫人出来看戏，还带着一车手榴弹？不是赏真手榴弹，是分到每个角儿头上的赏钱，正好可以买一颗手榴弹。将军府——余家花园的花销，不是全出在军费项下吗？那一天晚上看戏，太夫人名下就有一笔：“手榴弹一箱。”炸的哪儿？没炸，是赏给角儿们了。

散戏之后，太夫人乘坐轿子马车回到余家花园时，已经是入夜二更天的时候了，引路的丫环匆匆先跳下车来，提着灯笼就窜上台阶敲门去了，这时候，在院里听见马车铃铛声音的仆人们，也早早地开了大门，几盏灯笼高高举起来，为太夫人照路。说来也是那天二房的惹事，觉着太夫人今天带她出来一起看戏，脸上有光，就跟在太夫人身后说三道四。太夫人才说了一句：“那春香怎么唱的来着？我一句也没记住。”立即二房的就从后面跟了上来，万般献媚地在后面说道：

“太夫人不知，这《春香闹学》原来还是我的拿手戏呢，那段唱词是：我是个女娘行，哪里有文科判衙，只不过识几个字儿，书

涂嫩鸦……”

“呸！”二房的正唱得高兴，没想太夫人一口唾沫吐在地上，没好气地就在前面骂着说道：“疯了，你，登着鼻子上脸，带你出去看场戏，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儿是你说话的地方吗？”

唉哟，这位太夫人就是没个准脾气儿，一阵儿阴，一阵儿晴的，好好地说着话，一变脸，不知道就把哪个骂一通。高高兴兴地带着二房的看戏了，一句话不中听，脸也不回，就骂个狗血喷头，好在府里这些小的儿们也习以为常了，吃个没味儿呀什么的，也不往心里去。倒是太夫人房里的丫环，一见太夫人给谁“损”脸子看，小奴才们才是登鼻子上脸地起哄架秧。这不，太夫人才冲着二房的说了一句难听的话，几个小丫环立即跑上来，狠狠地将二房的推到一旁，挤鼻子弄眼地说闲话：“哟，也就是趁着天黑往前凑吧，好歹有点亮儿，也不会把你放过去的。”

“嘻嘻……”几个小丫环一起嗤嗤地小声笑着。

二房的讨了个没趣，立即向后退了下来，“唉哟”一声，她似是踩着了一个东西，软软的，吓得她连连地退到台阶下边，咬着一只拳头，不敢出声。

“哟！这是怎么的了，还想吓吓太夫人怎么的？”一个丫环冲过来向二房的瞧着。

这一瞧，那个丫环也叫唤起来了。

二房的脚下，正踩着一个什么活物，假在石头狮子旁边，像是一个小包袱，比小包袱还要小一些，似个小门墩儿，也不像是猫儿狗儿，猫儿狗儿踩在脚下早叫唤了，这物件踩在脚下，只动弹了一下，又一动不动地倒在石狮子旁边了。

“奶奶。”没等太夫人询问，丫环立即向太夫人禀报着说，“看着似是个活物，还打哆嗦呢。”